



死亡画像

How To Paint A Dead Man

[英] 莎拉·霍尔(Sarah Hall) 著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更是对生命的反思
艺术，是一种生活观，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死亡与艺术，彰显的是我们人生中的思虑与困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画像 / (英) 霍尔著; 刘静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 10
书名原文: HOW TO PAINT A DEAD MAN
ISBN 978-7-80251-657-1

I. ①死… II. ①霍…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2634号

HOW TO PAINT A DEAD MAN by SARAH HALL
Copyright: © 2009 BY SARAH HA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eijing Xinhua Pioneer Culture &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死亡画像

作 者	[英] 莎拉·霍尔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策划编辑	黄路平
开 本	620毫米×889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94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657-1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镜子危机^[1]

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不像自己了。这种感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非从那次意外之后才开始有。更确切地说，并非从你听说那次意外之后才开始有。那天早上，那一分钟，你将电话举到耳边，听父亲说出那可怕的消息——就在那时，你感觉到了变化，曾经的平和荡然无存。你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你的手难以握紧，你想说话却早已哽咽。这不能称做忧伤，因为“忧伤”这个词不足以表达你的状态。一些内在的东西，完整的东西，改变了。你感到迷失了自我——不，是陌生，你觉得自己很陌生。这就像照镜子的时候，从镜子里看到的是完全陌生的人一样。

[1] 注：本书是从四位主人公的角度穿插展开的叙述，每位主人公的叙述分别冠以不同的小标题，其中“镜子危机”的主人公为苏珊，叙事视角为第二人称。

你并不是疯了——你必须强调并提醒自己这一点。你不是疯癫，不是腼腆，也不是冷酷无情。你并非与社会流行背道而驰，并不强调“我是悲剧”才是最新时尚，也非追求冷酷独立的旁观者形象。你不能真正地了解自我，只是过着自己的生活，仅此而已。你的躯体没能守护你的灵魂，就像镜子不能留住你的映像一样。你已魂不守舍。

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常有这种感觉，但那时并不那么空虚寂寞。你的弟弟也是如此。你们这一对儿对彼此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觉。你们不像是分开的两个人，而是两个幽灵，两个对称的个体。当然这一点在双胞胎身上十分常见。你们不是同卵双胞胎，你们不完全一样，性别不同，不是“约翰和约克”或“瑞丝和瑞塔”。然而，你们从生命初始就在一起，子宫中手牵手，枕着同一个胎盘，一起踢妈妈的肚子。你们同时听妈妈身体中的音乐，共享营养，做同样与世隔绝的梦。你们出生了，先是你这个姐姐，后是弟弟丹尼。你们彼此仍关系密切，就像晾衣绳上新生儿的小帽子一样，那么贴近。

后来，当你在桌子旁与他面对面坐着，和妈妈一起做土豆印章的时候，感觉好像和他一起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有时你觉得你更像是处在他的位置上而不是你自己的——这叫做后天亲近。当你挥手的时候，你并不是向你的弟弟挥手，而是向你自己。从来没有人明白这一点，甚至包括你的母亲——那个说“亲爱的，再向丹尼挥挥手吧，他在向我们挥手”的人。你们被安排在不同的婴儿床上，但晚上你仍能感觉到他的体温。他把自己的毯子卷起，你脸上的毯子也会被卷走，至少，感觉上是这样的。

你们渐渐长大，开始学说话了，这个时候事情开始变得棘

手。你养成了代表“另一个你”说话的习惯。从某种角度讲，这很符合逻辑。一开始大家以为你是代表弟弟说话，像个大姐姐常常做的一样。你说“请拿一些果汁”，大家就会在丹尼的吸管杯里面加果汁，然后低声问你“苏西^[1]，你也想要一些果汁吗”，人们说“真可爱的一对啊，这么特别”。你们小时候有很多的婴儿照片，那时的你看上去很古怪，对周围的事物以及和你一起摆姿势的大人直皱眉头。你的弟弟很安静，比你还要安静，而且他一直在微笑，好像知道什么秘密一样。

情况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忧。幼儿园就像个布雷区，没人能真正说清楚你在替谁说话：你自己还是丹尼，你说话的主题常常让人不解。你和弟弟在一起含糊不清地窃窃私语，给蜘蛛、胃痛、雨起名字。起初，你不和其他孩子交朋友，而只是你们俩一起滚铁环、打球、互换牛奶杯喝奶（每个人的杯子有不同的颜色）。你的父母听到发育迟缓受限的言论，大为震惊。社区的医护工作者多次来拜访，你一定还记得她发硬的三角裙和被漂白的双手。她想知道这种姐弟统一和双重性格之说是否属实；她想知道拥有一种心理上类似于卫星般的依赖性是否正常；她想知道丹尼和你之间的关系是否健康。

在小镇的儿科诊所里，迪克逊医生走了进来。因为你似乎在你和丹尼的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也因为这个姐弟统一体太强大了，为了帮你“过得舒服点”，你将跟随迪克逊医生接受一些特殊的课程。楼里有一个铜钟和一扇陈旧的轮椅无法通过的木质旋转门。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一个用金属支架固定双腿的小女孩被人举起，抬着通过那扇门，看上去她就像被投

[1] 苏西：苏珊的昵称。

进一个巨大的研磨机。轮到你时，父母用尽甜言蜜语和鼓励之词才说服你踏过那扇门。里面的地毯是用蓝色的小塑料细线织成的，所以当你从上面走过，手指在碰到桌子的时候，塑料地毯产生的静电带来一阵啪啪声。屋里贴着一张抵制吸烟的海报，上面是一些手夹香烟的人，骷髅形状的烟雾在他们头顶上方飘荡。迪克逊医生在他的房间内养了一缸竹节虫供孩子们观赏。有时竹节虫蜕皮，就会把蜕下的皮留在水草上，变干，打卷，就像纤细拧卷的太妃糖。看到棕色的虫壳悬挂在树皮的分叉上，你觉得有点不自在。

医生身上散发着铅笔屑和胡椒薄荷混合到一起的气味。他说话语速缓慢，从容不迫。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让人一时会觉得他是个牙医，但他从不让你把嘴张大，反而把手轻轻地放在你的肩头，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苏西，你觉得怎样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最好？如果我带走你的父母，然后又带走你的弟弟丹尼，你会怎么称呼自己呢？”最后这个假设总是让你狂怒，你会紧皱双眉，头痛不已。他让你为你的家人画像，“你在这能看到谁？这呢？”每天他都鼓励你在没有丹尼、没有玩偶、没有书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这对于你弟弟而言显得尤其残酷，每次妈妈告诉你“特殊时间”到了，你得上楼的时候，丹尼看上去都很沮丧。而丹尼也只去过诊所一次，你们俩被留在观察室里。你和迪克逊医生一起煎熬了六个月，度日如年，之后一切都结束了。只是后来，当你十几岁，再说起这段记忆时，他们深表歉意地把它称之为一种治疗。直到现在，虽然没有那个无情的男人鸚鵡学舌般带着鼻音地重复着“苏西，说我可以；苏西，说我可以”，你还是不敢路过你的小镇尽头那个沙石搭建成的老诊所。

然而，你认为这个是有帮助的。像世界上其他心理受限的人一样，你学着去正常地交流。你紧握着迪克逊医生给你的镜子，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一遍一遍重复着“我，我，我”，直到这个词深深印到你的脑子里。就像你妈妈缝纫机上的反向轴，你将重新找回自己。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痊愈了！

现在，你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魂不守舍，孤僻冷漠，把自己的精神扔进了空虚中。

你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一直想知道，生活在这个喧闹的大城市，和其他人相比，是不是自己真的不一样。在公交车上，你注视着对面形形色色的脸庞，倾听他们的谈话，每个人都好像身处危机之中。“你仅仅是想摆脱糟糕的经济状况。”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人对身穿黑色西装的同事说。一个油腔滑调的青少年对着手机大吼：“你觉得自己是个恶棍，不想她发生这种事。是她自己忘了吃该死的避孕药！”一个鼻子穿孔的亚洲女人轻声偷偷地告诉朋友：“你厌倦了他的喜怒无常，你想宰了他，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不怎么用“我”这个字，就像他们不想被卷进生存这个绝望的行动中。人们对现在的生活一点也不满意，缺乏安全感。你可以选择身份，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但在作出决定之前你应该考虑所有的备选方案。人们意识到心脏像胸腔里一块色泽鲜亮的肉来回晃动，好像没有温度，或者还没安置好。人们被不断地告知就在你的视野之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等着你，而与之相关的所有描述就是美丽、金钱、减肥、时尚、自信、天资、整容、化妆品、健身房、电钻、新型微波

炉和更多性爱。

这就是消费主义的残酷准则。如果这就是你通过这次选择得到的一切，一个镜子里朴素简单、充满瑕疵的类人猿形象，为何不改进一下，让其更吸引人？自我不再是用来衡量，“我”仅仅是一个错误的尺寸。要是那样就好了，人们可以买到并拥有更幸福的版本。然而，它像幽灵一样在外面徘徊，美好、熟悉、充满诱惑。与此同时，伦敦到处都是异乡人，他们拥进火车和公交车，用不同的语言交流，不看免费的报纸。他们拖着原有的外貌，和自己的性格抗争，在交谈中重塑自我。大自然所赐的黯淡无光、尚有欠缺的皮囊毫无益处，但他们都为其所困。

你不热衷于改良，也不想从物质理想主义的子宫中获得新生。你不想冲破现代西方主义的蚕蛹变得近乎完美，前途光明，也没有兴趣活得轰轰烈烈，毫无疑问，你已经在这种生活中成就卓著。你唯一需要的就是重拾自我，因为你曾有的身份认同已经不复存在。镜中形象依旧，但灵魂却无处找寻。你迷失了自我。

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复杂的原因，事情的关键在于丹尼在一个半月以前去世了。而你，已经比他在世上多生活了六周十四天，外加几分钟。

译自瓶子日记^[1]

今天一个来自城市的记者拜访这里，欣赏这些画，问我为什么画这些东西。他说，它们太平淡无奇了，可为什么你一遍遍画瓶子？相同的画，却画了一遍又一遍，有什么意义吗？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好像能得到确切的答案，并且这个答案意义非凡。于是我对他说：“我不画瓶子。”这人一定认为我疯癫了，或者是迟钝，或者是狡诈。毫无疑问，他会将这归罪于我所居住地方的乡土气，或者我不出席画展或沙龙。他看不到选择，也看不到盘中水果所呈现的组合以外的东西——一个李子，两个杏儿，还有一个李子。他只能在画布上看到表象：绿色、灰色和白色的颜料，而这些只有在引导下才能冲破界线。他认为学院教给我们的那些长长的阴影画法很古怪。

[1] 注：以“译自瓶子日记”为标题的章节中主人公为希奥尔希奥，叙事视角为第一人称。

对于他而言，画架上的绘画简直是一场葬礼，精细、整洁，却过于寂静，无法让他明白其中的含义。他没有接受过实际培训去识别朱红色精细的层次感及其所造成的渲染效果。如果他在谈话时向西面转过头，也许能看到群山后西沉的落日和满天落日的余晖。

然而，我并不是如这位携带摄像机、身着笔挺西装的年轻记者期待的那样。他告诉我他对我的身体状况深感伤心，并代表整个意大利表示惋惜，于是我跟他调侃道，他一定患有急性消化不良，需要一些消化剂恢复机体的平衡。我向他保证我身体很好，只是上了点年纪。不知道是谁作了报道，说我已经躺在床上等死。过了一周，他骄傲地告诉我，他将动身前往米兰听迈韦斯·达维斯演奏小号。“太棒了！”我说。现在他走了，回到他的住所，他所在的那条街挤满了摩托车，还有身材苗条的女孩卖冰激凌，喧闹非凡。他为杂志撰写文章，告诉他的朋友们，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言，我画风质朴；但作为一个人而言，我思维复杂。他会说，提及死亡的话题，我会开个玩笑，其实我的身体已经向它屈服了。至于我作品的主题，我没有给世人任何提示。他会说，我的绘画有一种独特的闪光点，但它毫无意义，既摸不到，也抓不着。他们会给这些瓶子拍照制成展览目录，然而我总会让评论家心烦意乱，他们会说我是故意的。

我告诉那人，看，再仔细地看，因为他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里。

特莉萨每天来拜访一次，有时候如果有需要投递的信件或者该洗的脏衣服她就会一天来两次。她通常会带来雪茄、洋葱

头和凤尾鱼。她进门从不敲门或者叫喊，因为她认为任何一种噪声都会打扰我在画室的工作。看到她你就能感受到她去过的市场上乱哄哄的气氛。她会很利索地把水池里的东西翻过来，冲净肥皂泡。她脸上的肌肉会随着笤帚轻轻划过而微微颤动。如果可以，她会翻开地皮，把我让她带走的大蒜连根拔起。我告诉她跳过罗勒属植物^[1]，等它们完全干透的时候再浇水，可她却经常浇水。她喜欢把黄红色的西红柿带到屋里，放进靠墙的碗里，当成装饰。她会吧蜥蜴扫到托盘里，连同断了的尾巴轻轻掸到外边，可是小蜥蜴会迅速地爬回屋里，开始它们新的战役。她可能觉得我想画她，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冬天的时候她来得不像往常那样频繁，因为通往塞拉彼得鲁齐的山路太陡峭了。

我也接待其他的来访者，比我预想的要频繁得多。安东尼奥已经开始密切注意我。他希望我搬出这个像农舍一样的房子，最好搬到博洛尼亚凡德泽大街的公寓里，这样他就能定期拜访我。如果记者没预约就上门造访，他们会表现得很紧张。我并不认为这是秘密行动，但可能他们觉得这样能捕捉到真实的我，奥秘最终就会揭晓。也许他们认为会看到我身穿制服，或口念咒语，或在画室里和物品侃侃而谈。他们说这些未修缮的路让他们想起了远亲们的婚礼。他们把摩托车停靠在柏树边，爬上斜坡。要是看见小鸟的颅骨或者鸢尾花，他们便如获至宝，一路上紧紧握着。尽管大自然无处不在，然而在这里它却更能在单个的物体上体现出来。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大自然是无形的，飘浮在城市的天气里，潜伏在人们的身体里，特别

[1] 罗勒属植物：一种香草植物，在热和干燥的环境中生长得最好。

是当医生告诉他们身体出现病症时。收集尸骸和各种颜色是人的本能，当走近安静的生命时，人们练习着它们特有的语言。

我喜欢来访者的突袭，尽管我常常能听到发动机艰难地行进、熄火，车辆掉头返回山脚下。我并非真正地感到惊喜，仅仅是期待窗边会出现的那张脸。我总是会在别人到时提前备好咖啡，“哦，你在咖啡里放的是蜂蜜，”他们总是这样说，“太不同寻常了，这不会带来不幸吗？”这样谈话就不会以讨论糖的进口和原产地为开端，而是蜜蜂在金色的田野上辛勤劳作。我把田野里的花放在水盆里保鲜，把田野上的尸骸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一般情况下会先收到询问信，特别提到这个作品、那个作品、以前的聚会或者一个新理论，当然我会很快回信，但除了周四。周四，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就会去当地的学校教课。客气话没太大必要，但我会告诉他们不要试图开车上山。如果有车一路爬到塞拉彼得鲁齐，我会惊讶不已，要是他们肯坐下喝杯咖啡，我会特别愿意询问一下司机那辆好车的情况。

去年夏天我的狗本尼西奥死了。我怀念它在房子里温馨熟悉的面孔。它是条忠实的狗，全身是棕色的小短毛。可是车从它身上碾过，它最终没能逃出死神的魔掌。那个下午，太阳光很强，我想一定是它过马路时强光晃到了眼或者它趴在温暖的泥地上睡着了。它的后腿伤得很严重，而且之前已经断过一次。我甚至祈祷它能死得早点以减轻痛苦的折磨。失去了这个伴侣，很多年之内我接受不了其他的狗，我不需要狗捕猎或者刨块菌，只是一直享受它简单的陪伴。不管怎样，它去世没多久，我无法再找只狗，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寻找慰藉，比如说听广播和写作。现在这个房子里有我——一个不再画瓶子的老

人，几只断尾的小蜥蜴，还有不停摆弄红色西红柿的特莉萨。

每天风最先拉开一天的序幕，抢在破晓之前从北方赶来。它咆哮着，兴奋不已，就像准备离开这块大陆。有的早晨，我会顺着风走到小镇的街上，活动活动筋骨。我的腿有坐骨神经痛，呼吸这些天也有点不顺畅，我能做的也只有漫步而已。大地常常看上去像一片汪洋，小山在树叶、小麦和薰衣草的浪涛中若隐若现。它触及不到地平线上的远山，但我们仍然可以希望它能到达。当风拂过砖墙，热浪随即而至，火花在小镇的砖瓦间跳跃，太阳的火焰逼退了花园里盛开的花朵。好像大地将余烬隐藏了一整夜，如果我跪在地上，把双手合拢在嘴边吹口气，也许白天会提前到来。

我从未下过决心永不离开这个地方，尽管传言我已放弃了一切，经历了失望，最终不再与人交往。也有传言我为艺术痴狂，全身心地描绘艺术的空间感和存在感。这个传言是因为我对待妻子和孩子的方式。我不是个多情善感的人，这个工作意味着许多的思考和自制。这些都是老传言，当我听到这些时不会去博取别人同情。不论曾经犯过什么错，现在已都不再，我将接受大自然的审判，如果把那些传言当作她的裁决，她会憎恨我。

我们不该忘记，当我们艰难地逃离精神的折磨时，不会去工厂门口或者我们朝拜的公司台阶旁。相反，我们去海边寻找刺激，在大道边的枫树下搜寻阴凉，或者去河边听河水谦逊地述说自己的悲伤。我不能说现在我得到了安宁，但是我从未如此强烈地像爱这里一样爱过一个地方，爱这里土黄色的大地，爱这里丰硕的果实。

有时候我渴望画室里有风吹过，趁着画笔的笔尖还没清洗时把它吹得更加硬挺，或者吹乱画纸，就像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可是画室朝南，百叶窗也相当牢固。房子不能移动也不能转换方向，否则我一定转动房子，欣然迎接风的光临。那时画架一定翻倒，瓶子们会晃着脖子高歌。当然这有点不同寻常了，我们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幻想。

本尼西奥过去常常追着风狂咬，可怜的糊涂虫！如果风忽然穿过树丛，猛击房子；如果风用力扯它的颈毛，把它的耳朵当气球吹，它就会咔咔地把下颚一张一合。它不明白倚靠着风其实是拥有了一个忠实的朋友。相反，它被风追着，风把它的衣服扯向不同的方向，这使它不安。它拒绝停战，但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总是占了上风，从东西不同的方向突击它。它叫啊叫，之后吃进去的空气让肚子膨胀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它就会为自己感到伤心。有时候，针对风或者风的报复，它会低声咆哮或者高声吼叫，惹恼了野猪，于是本尼西奥的敌人最终现了身。野猪尖叫着咆哮着猛冲过来。然后它不断地后退，一直退到塞拉彼得鲁齐。风、狗和野猪上演了一幕喜剧。

今天我又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信，是由代理处的安东尼奥转寄的，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一个叫彼得的年轻人就1959年的一幅静物画向我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他问起了长方形瓷器的放置问题，在整个作品中一端微微倾斜，倚靠在左手边的容器上。他不相信像艺术家所暗示的那样，长方形被塞进了旁边的盒子后面，而是长方形在正面的平面上，角度被缩小了。他还提到白色从花瓶中溢出来的问题以及与数学比例之

间的关系。他问我是不是负空间的创造者，遗憾的是他是用英文写的信，我只能翻译出大部分内容。对于那些不能理解的，我已经让特莉萨从阅览室借来短语词典以便查阅，这让特莉萨很不高兴，因为她不赞成用自行车的篮子运送书籍。我问她：“你骑车带份《联合报》很沉吗？”她就咂咂舌头。我和特莉萨不能谈论两件事：政治和报纸。

在这个年轻人的来信中他说自己不清楚在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所站的位置，这是一种与艺术毫不相关且目光短浅的问题，但从他的信中能读出一个年轻人的主观狂热。唉，他可能是太兴奋了，连地址都没留，我想回信都不知道寄到哪里。这幅画卖给了一个私人收藏家，也许这个年轻人看过仿制品，也许是真品，如果真品能外借的话。虽然安东尼奥做了详细的记录，但是我并不清楚这些作品的全部下落。彼得告诉我他是利物浦艺术系的学生，渴望学习。从歪歪斜斜的字体以及手在墨水上蹭过的痕迹可以看出他和达·芬奇一样用左手写字。结尾他的祝愿很友好，签名也很潇洒。彼得，我会记住这个名字的。

我将用他提的问题检验自己。这个作品是六年前完成的，作品中包含了几个高个儿的蓝色瓶子，一个帽盒，一个瓷器。1959年，博洛尼亚的红色塔楼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依旧赫然耸立；葡萄酒的价格也不太高。主教蒙蒂尼在伊斯普拉亲吻核反应堆，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原子能时代。本尼西奥被受伤的后腿和臀部拖累，蹒跚而行。我则被关节炎折磨，手握不住东西。画室的后墙上靠着一个梯子，开始的时候我踩在第三层工作，把画架调到最高的位置。为了实现更逼真的效果我又把画架移远了一点，这是画阴影的最佳位置。最后我把画架移到

距离实物一个臂长的位置，这样能观察到更多的细节。

在我们经历的所有环境里，独居可能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了。选择这种生活常常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或者失败的表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像预防疾病一样避免这种生活。人们从独居中看到的是种种不幸，就像颗颗石榴粒。我们最害怕的是被这个世界忽视、抛弃和忘记，因此我们必须握手、转账、倾听社会的言论、倾听家人和我们之间的谈话；必须在门与门之间穿行，按下电梯的按钮，互相传染感冒，大笑或哭泣，为世界的喧嚣和浮躁加上一笔；必须唱歌跳舞，拜访显贵；必须做这些日常的交流。

可是如果你能欣然接受，独居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多亏了这些安静的房间，我才能更好地品味每一天，我才能如此深刻地认识生活，甚至理解了杯子中的水。下午，随着时间的推移，桌上物体的影子一点点移动。特莉萨放在炖羊肉里的桂皮香料阵阵飘香，多么惬意！多么亲切！画架底座上的绘画颜料积了厚厚的一层，就像海鸥栖息的山崖上的鸟粪。

我并不孤独，可是这封信让我想到世界上还有一些我喜欢见到的人。

高山上的傻瓜^[1]

彼得做事的第一准则就是画布应该和汽车的后备厢相称。这是个很简单的准则：大小决定大小。这是一种最具常识性也是最好的原则。很多年来他一直教导女儿应该在工作 and 生活中采用这个方法，但她听不进去。“爸爸，”她会说，“您应该开阔视野，不要总想得这么狭隘。”不，不，孩子们对父亲的智慧不感兴趣。此刻他能听到女儿在屋里嘎吱作响，她踩着橡木地板，扯开窗户让湿漉漉的空气涌进屋子，拖着大大的文件夹满屋转。苏西像她妈妈一样总是起得很早，但有时却完全相反。她这不同寻常的性格的起因还是一个谜。

另一方面，他的心情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兴高采烈，至少今天不是。这个晚夏的清晨，阳光泛着老化黄铜般的色泽，它

[1] 注：以“高山上的傻瓜”为标题的章节中主人公为彼得，叙事视角为第三人称。